

朱自清

《古詩十九首釋》手稿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特藏名家手稿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特藏名家手稿

朱自清

《古詩十九首釋》手稿

浙江古籍出版社



朱自清（一八九八——一九四八）

序

劉明

朱自清（一八九八——一九四八），原名自華，字佩弦，號秋實，江蘇揚州人。中國著名作家、學者，主要從事現代文學評論和古典文學的研究，在這兩個學術領域都頗有成就。朱自清先生長期在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任教，他的學術重點從現代新文學的評論轉向了古典文學的研究，先後出版了《詩言志辨》、《經典常談》、《古詩歌箋釋》等厚重謹嚴的學術著作，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固然是身居大學教職的需要，但也體現出他對於新舊文學傳統的自覺體認他致力於用古典詩歌精神的種子來澆灌尚在成長的現代文學。《古詩十九首釋》便是一部這樣的著作。

《古詩十九首》最早見于梁昭明太子蕭統編著的《文選》，此後歷代評論家皆予以高度評價。《古詩十九首》以其顯著的地位和影響，成為古今學者關注的焦點。中國古代的詩文評釋，或者是做音韻訓詁、徵引典故的考論；或者是做興象玲瓏、辭采華茂的體驗。朱自清的《古詩十九首釋》則將二者結合起來，並且以一個現代人的學術眼光和審美情趣來重新闡釋。其中既有對詩歌典事的注解考證，又有着對詩歌意蘊的鑒賞批評，形成了朱自清獨有的詩歌闡釋，亦成為後人研究的典範。王瑤先生說：『朱先生是詩人，中國詩，從《詩經》到現代，他都有深湛的研究。』朱自清先生說：『選了《古詩十九首》作對象，有兩個緣由。一來「十九首」可以說是我們最古的五言詩，是我們詩的古典之一。所謂「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風，「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最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詩都以這一類古詩為標準；而從六朝以來的詩論，還都以這一類詩為正宗。「十九首」影響之大，從此可知。』

抗戰期間朱自清為西南聯大教授，一九四〇年夏至一九四一年夏，按西南聯合大學規定的教師「輪休」制度，朱先生可以帶薪離校休假一年。朱自清便利用這段時間從事早已醞釀成熟的對中國經典文獻的學術研究。因昆明物價太高，雖為知名教授，亦難養家餬口，於是朱先生決定舉家到夫人陳竹隱的故鄉成都暫住。一九四〇年一放暑假，朱自清就離開了昆明，於八月四日到達四川成都市東門外宋公橋報恩寺內的旁院三間沒有地板的小瓦房。成都的家中幾乎沒有什麼藏書，就盡着記憶開始了《古詩十九首釋》的寫作。朱先生『雖然是有成就的專門學者，但并不鄙視學術的普及工作。他不祇注意到學術的高度和深度，更注意到為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廣度。他作《經典常談》，用語體文寫《古詩十九首釋》，編中學教本，和葉聖陶先生合著《精讀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目的都是為了普及的。……他願意一般人都有機會學習，讓他們知道古書裏並沒有甚麼特殊的神秘。他治學的各方面都是如此，謹嚴而不繁瑣，專門而不孤僻，基本的立場是歷史的，現實的』（王瑤《念朱自清先生》）。

朱自清用明白淺近的『語體文』寫《古詩十九首釋》，他認為『詩是精粹的語言』，沒有什麼神秘。『語言，包括說的和寫的，是可以分析的，詩也是可以分析的。祇有分析，纔可以得到透徹的瞭解。』他之所以分析《古詩十九首》，是因為它是我國最早的五言詩，是古詩的最重要代表，而目的則主要是爲了『幫助青年諸君的瞭解，引起他們的興趣，更重要的是要培養他們分析的態度』。他認定『祇有分析的人，纔能切實欣賞，欣賞是在透徹的瞭解裏』。他夜以繼日，孜孜不倦，接連寫了四篇，簡明地闡釋了古詩創作的背景，仔細地剖析了詩的文義、典故及藝術手法，以自己的獨特心得，來誘發青年讀者對詩歌的興趣，培養他們的文藝鑑賞能力。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古詩十九首》研究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其研究可分爲兩派。一派繼承《文選》李善注的詮釋型傳統，如陳桂《古詩十九首解》，錢基博《古詩十九首講話》，隋樹森《古詩十九首集釋》。這一派研究比較切實、謹慎，強調對詩歌字、詞、句、義及用事用典的解釋，對後人正確解讀《古詩十九首》幫助很大。一派繼承元人劉履《選詩補注》的分析型傳統，如徐中舒《古詩十九首考》，徐禪心《古詩十九首在文學上的地位》，朱自清《古詩十九首釋》等。這一派以釋『義』明理爲主，強調詩歌的題旨和命意，在繼承傳統學術方法的前提下，對十九首的內容、命意和藝術進行客觀的具有現代意味的闡釋、分析和鑒賞，已脫離了『比興』說詩的窠臼，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一時期研究的新水平。

國家圖書館藏朱自清《古詩十九首釋》手稿，一冊五十六頁。21.6cm × 26.5cm，半頁八或九行，行約二十字。書寫工整，第一頁開卷題名，原書『古詩十九首約解』，後將『約解』劃掉，改爲『釋』。行間有（編輯）朱筆圈畫。稿中有粘貼加長頁，如第一部分第十五頁加長爲37cm，第二部分第六頁加長爲42cm（此頁還加有19cm × 6.5cm浮簽），最後一頁也加長爲35.5cm。這都展示了朱先生嚴謹的工作態度及其書寫特色。

朱自清的《古詩十九首釋》『先鈔原詩。詩句下附列數字，李善注便依次鈔在詩後；偶有不是李善的注，都在下面記明出處，或加一「補」字。注後是說明；這兒兼采各家，去取以切合原詩與否爲準』。手稿前七頁半是序，注釋祇到第七首『明月皎夜光』。《古詩十九首釋》朱先生並沒有寫完，祇寫到第九首。從朱先生殘缺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出，前七首是一九四一年在成都休假時完成的。這本手稿應該就是一九四一年朱先生的手書原稿。從中可以看出是分四部分完成并分別發表的：序及其一，其二其三，其四其五，其六其七。每一部分都重新題寫標題、署名并重新起始頁碼。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已經回到昆明的朱先生在日記中表示『希望能完成《古詩十九首釋》』，并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完成了《古詩十九首》第八首和第九首的注釋，但這部分不在此手稿中。

此次國家圖書館藏朱自清先生《古詩十九首釋》手稿本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對幫助廣大讀者瞭解朱先生《古詩十九首釋》的原始創作及書寫概況，以及爲學術界提供研究資料的底本，都非常有意義。

古诗十九首

釋

(二) 全五

朱自清

詩是精粹的語言。因為是「精粹的」，便比散

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許多人覺得

詩難懂，便是為此。但詩究竟是語言，並沒有

真的神祕；語言，包括說的和寫的，是可以分

析的，詩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

得到透徹的了解；散文如此，詩也如此。有時

分析起來還是不懂，那是分析得不够細密，

或者是知識不够，材料不足；並不是分析這個

△△方法不成。這些情形，不論文言文、白話文、文言詩、白話詩，都是一樣。不過在一般不大熟悉文言的青年人，文言文，特別是文言詩，也許更難懂些罷了。

△△我們設「詩文選讀」一欄，便是要圖分析

古典

和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品，幫助青年諸君的了解，引起他們的興趣，更注意的是要養成他們分析的態度。只有能分析的人，才

△△能切實欣賞；欣賞是在透徹的了解裏。一般的意見將欣賞和了解分成兩橛，實在是不妥的。沒有透徹的了解，就欣賞起來，那欣賞也許會驢唇不對馬嘴，至多也只是模糊影響。一般人以為詩只能綜合的欣賞，一分析詩就沒有了。其實詩是錯綜的，最多義的，非得細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圇吞棗的讀去，所得着的怕只是聲調詞藻等一技一節，慙

個兒的詩會從你的口頭眼下滑過去。

△△本文選了古詩十九首作對象，有兩個緣由。一來這十九首詩可以說是我們最古的五言詩，是我們詩的古典之一。所謂「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風，三百篇之外，這十九首是最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詩都以這一類古詩為標準，而從六朝以來的詩論，（還）都以這一類詩為正宗。~~（圖）~~十九首影響之大，從此可知。

3.

二來國十九首既是詩的古典，說解的人也就很多。國古詩原來很圓不少，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裏却只選了十九首。文選成了古典，十九首也就成了古典；十九首以外，古詩流傳到後世的，也就有限了。唐代李善和「五臣」給文選作註，當然也註了十九首。嗣後歷代都有說解十九首的，但除了文選註家元代劉復的選詩補註，和整套作解的似乎沒有。清代箋註之學很盛，說

△△解十九首的~~題~~^銀多。近人隋樹森先生編有「古詩十九首集釋」一書（中華版）搜羅歷來十九首的整套^的解釋，大致完備，很可參看。

這些說解，算李善的最為謹慎、切實；雖然他釋「事」的地方多，釋「義」的地方少。「事」是詩中引用的古事和成辭，普通稱為「典故」。「義」是作詩的意思或意旨，就是我們日常說話裏的「用意」。有些人反對典故，認為詩貴自然，

4.

另一段

辛辛苦苦註出詩裏的典故，^只表明詩句是有「來歷」的，作者是淵博的，^{並不能}增加詩的價值。另有些人也反對典故，却認為太麻煩，太瑣碎，反足為欣賞之累。可是，詩是精粹的語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暗示得從比喻和組織上作工夫，利用讀者聯想的力量。組織得簡約緊湊，似乎斷了，實在連着。比喻或用古事、成辭，或用眼前景物，典故其實是比喻的一類。^{這首}詩那^首

詩可以不用典故，但是整個兒的詩是離不開典故的。舊詩如此，新詩也如此；不過新詩愛用外國典故罷了。要透徹的了解詩，在許多時候，非先弄明白詩裏的典故不可。陶淵明的詩，總該算自然了，但他用的典故並不少。從前人只圖圖讀過，直到近人古直先生的「靖節詩箋定本」，才細細的註明。我們因此增加了對於陶詩的了解；雖然我們對於古先生所解釋許多陶詩的（的）（篇）

詩的意旨^並不敢苟同。李善註十九首的好處，在他^跟所引的「事」都^跟原詩的文義和背景切合，幫助我們^的了解很大。

△△別家說解，大都重在意旨。有些是根據原詩的文義和背景，却忽畧了典故，因此不免^{模糊}。^望文生義，^{模糊}影響。有些並不根據全篇的文義^與典故背景，却只斷章取義，讓^{比興}的信念支配一切。^{所謂}「比興」

的信念，是認爲作詩必關教化；凡男女私情，
相思離別的作品，必有寄託的意旨，似手不是只不
得於君，便是士，不遇知己。這些人覺得相思離
別等私情不值得作詩；作詩和讀詩必須能見
其大。但是作原裏却往往不見那大處。於
是他們便抓住一句兩句，甚至一詞兩詞，
曲解起來，發揮開去，好湊合那個傳統的信
念。這不但不切合原作，並且常常不能自圓其

6.

說

只是無中生有，驢唇不對馬嘴罷了。

據近人的考證，十九首大概作於東漢末年，是

建安（獻帝）詩的前驅。李善就說過，詩裏的

地名像

東門

宛、洛、上東門，都

可以見出有一部分是東漢人作的，但他還相

信其中有西漢詩。歷來認為十九首裏有西漢

詩，只有一個重要的證據，便是第七首裏

法

衡指直冬，一句話。李善說，這是漢初的曆。

後來人都信他的話，

同時也信十九首中一部分是西漢詩。不過李善

這條註並~~不~~確切可靠，俞平伯先生有過詳

細討論。~~載在~~清華學報裏。我們相信這句詩還是

用的夏曆。~~此外~~梁啓超先生的意見，十九首作風

如此，不會在~~西~~相隔幾百年的兩個時代。（美文及其歷史）

舒先生也說，東漢中葉，文人的五言詩還是很

幼稚的，西漢若已有十九首~~那~~樣成熟的作品，